

少年儿童智力开发丛书



许延风 著

凡尔丁大侦探

——童话故事作品集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凡尔丁大侦探

——童话故事作品集

许延风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佩浩

封面设计：李士英

插图：刘丽华

凡尔丁大侦探

——童话故事作品集

许延风 著

•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)

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113千字 5.25印张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•

ISBN 7-80035-466-0/G·160

定价：2.40元

目 录

ZZ探长的故事	(1)
海湾激战	(12)
哭鼻子的“璐璐阿姨”	(38)
猴子貌貌和他的主人梭梭先生	(50)
海底小信使	(66)
斑斑和他的大贝司	(82)
小火柴亮亮	(98)
抹香鲸沃克	(113)
独头蒜小莫克	(127)
凡尔丁大侦探	(142)
后 记	(160)

ZZ探长的故事



清晨，茂密的森林里透进来几道晨曦。杂木丛中，道道银丝密布。银丝之间，挂满了纵横交错的网。网上镶嵌着一颗晶莹的露珠，露珠闪着光，更增加了密林中神秘、萧杀的气氛。

这是传说中的阎罗世界吗？不，这是森林警视厅ZZ探

长布下的天罗地网。

ZZ探长是谁呢？

他是森林“袖珍警视厅”著名的蜘蛛大侦探。

ZZ探长和他手下的蜘蛛侦探一起，凭借着这天罗地网，在密林之中，擒拿了一批又一批罪犯，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战功！

我想，你一定很想知道ZZ探长和他手下的蜘蛛探员破案擒敌的故事吧？好吧，我就给你讲几个，但愿你会喜欢。

警视厅的美人——络新妇

ZZ探长手下有许多能干的侦探。他们之中，有小巧灵活的展蜘蛛，有奇大勇猛的食鸟蛛，还有声名显赫的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……

然而，每当警视厅打了胜仗，拿获了罪犯，论功劳，人们却首推警视厅的美人——络新妇蜘蛛。因为，警视厅在天地之间的天罗地网大部分是络新妇蜘蛛布下的。

眼下是无战事季节，灿烂的朝霞映在青枝绿叶之间。“袖珍警视厅”的勇士们都在休养生息。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的美人们却摇摆着婀娜的身姿，投梭引丝，编织着银色的网子。

织网的络新妇蜘蛛个个长得都很俊俏。霞光下，她们露出银白色的胸部，穿着鹅黄、银白相间的双色彩裙。那窈窕淑女的身段，招引来蜘蛛探们多少羡慕的目光啊！

ZZ蜘蛛探长关切地对络新妇蜘蛛们说：“小姐们，休息一下吧，你们太辛苦了！”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队长笑着说：“不，不累！夏天快要

到了，害虫纷纷出洞，战事马上会增多，我们织的网还不够严密！”

名声不大好的盗蛛眨眨眼睛，讨好地对络新妇蜘蛛说：“探长让你们休息就休息嘛，累坏了身子骨，那可不得了！”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的小姐们没有人理睬盗蛛的献殷勤。

根据 Z Z 探长的部署，络新妇蜘蛛小分队在沼泽地芦苇丛中织的网最多，也最密。

天罗地网织好后，“袖珍警视厅”和蜻蜓飞行大队的首长们召开了联席会议，双方共同制定了歼灭作恶多端的疟蚊的联合作战计划。

黄昏时分，战斗打响了。蜻蜓飞行大队的战士们驾着战斗机，首先向躲藏在各个阴暗角落里的疟蚊发动袭击。一群群疟蚊在慌乱之中飞出，在空中和蜻蜓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激战。疟蚊敌不住蜻蜓飞行大队的猛烈进攻，纷纷掉头向沼泽地中的芦苇丛逃窜！疟蚊们没想到，这正中蜻蜓大队和“袖珍警视厅”事先商定的圈套。

疟蚊们进入沼泽地后，蜻蜓飞行大队不再追赶。疟蚊们心中暗暗庆幸，他们还以为蜻蜓飞行大队怕中埋伏呢！

沼泽地里确实设有伏兵，不过，这些伏兵不是对付蜻蜓飞行大队的，而是对付无恶不作的疟蚊的！

当疟蚊们撞在络新妇美人蛛织成的一张张丝网上时，他们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！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的窈窕淑女们以欣喜的心情观望着战事的发展。她们不断地拍着手，高声叫着：“抓到了一个！”“又抓到了一个！”

这时，有一个身胖力猛的大疟蚊一头撞在网上，撞破了网眼，网丝裹着他落到地上。看来，这家伙是疟蚊大军的司

令官。他一时摘不掉身上裹着的网丝，只得负重仓惶逃跑。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的小姐们惊叫起来：“呀！逃走啦！逃走啦！”

“看我的！”在一旁观战的盗蛛很想络新妇小姐们面前露一手，他拿上一把微型匕首，边说边冲上去。

盗蛛冲到正在逃跑的大疟蚊面前，吼道：“站住！”

大疟蚊扭头一看，不好！一头盗蛛拦住了自己的去路。他陪着笑脸，说：“兄弟，放我走吧，我日后会报答你的。”

盗蛛喝道：“少来这套！快投降吧！”

盗蛛和大疟蚊杀在一起。不料，大疟蚊力大凶猛，盗蛛一时不是对手，退了下来。

大疟蚊发出一阵狞笑。

络新妇蜘蛛们又吃惊地叫起来：“不好啦！盗蛛败啦！”

说话间，盗蛛爬上了附近的一株芦苇，从嘴里吐出一根银丝，丝的前端系着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，一直垂到大疟蚊身边。大疟蚊不知是计，用手臂挡开小球。不料，小球竟粘在了他身上！盗蛛开始收缩嘴中的银丝，大疟蚊竟从地上被悬空吊在弯弯的芦苇上了，急得他嗡嗡地乱叫唤，再也无法脱身！

盗蛛走到大疟蚊下面，对他说：“大疟蚊先生，你好好在这里荡秋千吧！”

窈窕淑女络新妇蜘蛛们拍着手叫道：“盗蛛，好样的！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活！”

盗蛛神气活现地拍着胸脯说：“那当然！没有金钢钻儿，我敢揽这瓷器活儿吗？”

这次战役，蜘蛛和蜻蜓联军战果辉煌。

络新妇蜘蛛小分队和盗蛛都得到ZZ探长颁发的军功章。

内部除奸的战斗

Z Z探长不断接到报告：警视厅内部出了内奸！单独外出执行任务的蜘蛛探有去无回。

内奸是谁？不清楚。

这天，Z Z探长又接到报告说，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家伙常常趁人不备的时候袭击人和牲畜。

“袖珍警视厅”内外一片惊慌，侦探们没有人敢单个儿外出执行任务了。

Z Z探长伤透了脑筋，还要不要派得力蜘蛛探继续进行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呢？派吧，部下连遭毒手，如不继续侦破，难道就让凶手逍遥法外不成？再说，内奸和袭击人畜的凶手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？因为两种案子发案地点极为相近，作案手段如出一人。

“报告！”巴巴达拉蜘蛛探员挺身而出：“探长，让我去收拾这个狠毒的凶手吧！”

巴巴达拉是一个善使飞锤的蜘蛛侦探。他能吐出一根粘性极强的蛛丝，长丝前面有一团蛛丝，远远望去，这团蛛丝特别象一柄飞锤，警视厅内外都叫他“飞锤将”。

Z Z探长知道，巴巴达拉蜘蛛侦探是一员勇将，但是，他有勇少谋，有时不听指挥。探长说：“我知道你的飞锤很厉害，但是，我要亲自去会会这位黑心杀手！”

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急了：“上次剿灭疟蚊大战，连盗蛛都立了功，得了军功章，却没有我的份！这次，你再不让我去，我决不答应！”

Z Z探长故意不理睬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。他给自己换上一身黑衣服，内藏一把微型手枪，一把匕首，然后，从飞锤将嘴上揪下飞锤，说：“只会使枪弄棒，这样重的任务，怎么敢交给你呢？”

“飞锤将”虚心地说：“我跟您学，听您的指挥，带我去吧！”

Z Z探长看自己的激将法对巴巴达拉生效了，就改变态度，说：“好吧，飞锤将军，你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吧。”

“遵命！”巴巴达拉蜘蛛探员高兴地一拍大腿，向Z Z探长敬了个军礼。

Z Z探长和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来到经常发案的地点，潜伏在草丛里。这是一座荒凉的小山丘，显然，由于这里经常发生不测事件，很少有人光顾！周围静悄悄的，微风吹过，草丛中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，Z Z探长和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都感到不寒而栗。

突然，荒丘上扭扭搭搭走来一位穿黑衣的婆娘，她东张西望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

巴巴达拉蜘蛛探员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“这不是……她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说着，他就要冲出草丛。

“嘘——”Z Z探长小声制止了“飞锤将”，“继续观察，看她干点什么？”

“吱——吱——”一只小田鼠出现在荒丘上，同黑衣婆娘打了个照面。

黑衣婆娘假装亲热地同田鼠凑近乎，田鼠不知是计，顺从地俯在地上。黑衣婆娘照着田鼠的腋下“吮咻”就是一口，疼得田鼠顿时昏晕过去，他中毒了！

Z Z探长突然从地上跃起，用手枪对准了黑衣婆娘：

“不许动！达尔马斯女士！你擅离职守，到这里来杀人越货，你被捕了！”

达尔马斯是球腹蛛科的一位略有姿色的少妇，如今在“袖珍警视厅”担任文职机要秘书。在不久前的一次战役中，她死了丈夫，常穿黑衣，大家都在背地里叫她“黑寡妇”。

达尔马斯“黑寡妇”先是一愣，随即又笑了：“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ZZ探长呀，您瞧，这田鼠为害乡里，糟踏粮食，我为人类除了一害！”

ZZ探长冷笑说：“你干掉雪兔的儿子，袭击来这里秋游的男孩贝克，干掉咱们警视厅的狼蛛，难道也是除害吗？”

“黑寡妇”顿时语塞，她一边强词夺理，一边向ZZ探长靠近。她的险恶用心早已被ZZ探长看透。探长向巴巴达拉使了一个眼色。

巴巴达拉蜘蛛探员立刻会意。他绕到“黑寡妇”身后，“啪”地甩出带粘胶的飞锤，飞锤粘住“黑寡妇”的后腰，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用力一拉，一下子拖倒了“黑寡妇”！

ZZ探长扑上去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给“黑寡妇”戴上了手铐。“黑寡妇”的毒牙都没顾上使用，就被捕了！

ZZ探长和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押着“黑寡妇”往回走。

巴巴达拉问ZZ探长：“探长，这次的两枚军功章该有我一枚了吧？”

ZZ探长严肃地说：“不，这次的军功章只有一枚，属于你！”

“啊——”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惊叫起来，“我不要了！我不要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Z Z探长迷惑不解地问。

巴巴达拉“飞锤将”说：“军功章有我的一半，也必须
有您的一半，要不是您指挥得当，我早冲出去，打草惊蛇，
把‘黑寡妇’吓跑啦！”

Z Z探长笑了。他对这位勇而少谋的部下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颇为满意，更赞赏他不居功自傲的品德。虽然一开始他心直口快地要军功章，真要颁发他一枚，他又真诚地推让。

经过法院审讯查明，“黑寡妇”不但连害数命，就连他丈夫也是在一次大战中被她害死的！

警视厅上下恨透了这位混入要害部门的内奸。

“黑寡妇”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。

大小蛛争功

菜地里发现了大量的蚜虫和介壳虫。当地的菜农来到警视厅向Z Z探长求援。

“我去收拾他们！”众侦探只听见声音，并不见人影。是谁在请战呢？大家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身体比小句号还小的展蜘蛛在说话。

“我去吧！”又站出来一个请战者。大伙一看，竟是奇大无比的食鸟蛛。

“我去！”

“我去！”

两个蜘蛛探员争得面红耳赤，不可开交。

Z Z探长为难了。派小展蜘蛛去，Z Z探长颇不放心他一路上的安全。如果不派他，他在“袖珍警视厅”里是超袖

珍型的小蜘蛛，今后很难有建功立业的机会。ZZ探长沉思了一会，终于下了决心。他说：“侦探展蜘蛛，我派你去帮助菜农消灭蚜虫和介壳虫，一路上要小心行事！”

“是！”小小展蜘蛛得意地望了食鸟蛛一眼，出发了。

食鸟蛛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：“留神！让鸟儿把你叼了！”

小小展蜘蛛刚走，ZZ探长对食鸟蛛说：“他没机会建功立业，这功劳就让与他吧！你另有重任！”

食鸟蛛一听说另有重任，心中十分高兴：“探长快下命令，什么任务？”

ZZ探长说：“我命令你一路上保护展蜘蛛，使他不受其他动物伤害！”

“啊——”食鸟蛛不快地说，“这任务啊！您另请高明吧！”

ZZ探长说：“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人造成建功立业的机会，要给人以机会！懂吗？你如能保护展蜘蛛安全返回，就是奇功一件！食鸟蛛先生，拜托您了！”

ZZ探长的话语充满了感情，食鸟蛛还能说什么呢？他告辞ZZ探长，也出发了。

小小展蜘蛛高高兴兴来到菜地。他仔细地查看虫情，把发现的蚜虫和介壳虫一一拿获。就在展蜘蛛拿获蚜虫和介壳虫的时候，不远处，有一双眼睛正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，那是食鸟蛛在保护展蜘蛛的安全。

捉完了蚜虫、介壳虫，菜农很高兴，向展蜘蛛一再表示感谢。

展蜘蛛昂首挺胸、大踏步地离开菜地，返回警视厅，他心里充满着完成任务的喜悦！他想：我也是荣立战功的人

了，说不定 Z Z 探长会奖励我一枚勋章呢！勋章那么大，挂在哪儿呢？

展蜘蛛正在胡思乱想地走着，突然，一只大公鸡拦住他的去路：“站住！留下你的性命！”

小小展蜘蛛大怒：“闪开！我可是为人类除害，立了战功的！”

大公鸡一点都不肯通融：“我可不管你有没有立战功。现在，我要吃掉你！”说着，他竖着鸡冠子，朝展蜘蛛一啄！

展蜘蛛一闪，好险哪！差点儿啄到他的身体。大公鸡紧跟着又一啄，展蜘蛛忙一闪，没闪好，被大公鸡啄了个跟头，他负伤了！

这时，路边传来一声大叫：“大公鸡，住嘴！我来了！”

大公鸡吃惊地扭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他认识食鸟蛛，知道他的厉害，一旦让食鸟蛛咬住中了毒，再厉害的飞禽也得死于非命！

大公鸡一向是不爱服输的好斗之士，他昂起头喊道：“食鸟蛛，你等着，我会收拾你的！”但说归说，大公鸡竟脚底下抹油，溜了。

食鸟蛛从地上扶起（说拣起更恰当）小小展蜘蛛。“兄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一步！”

“不……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！”展蜘蛛感激地说。

食鸟蛛说：“兄弟，不要谢我，要谢，谢 Z Z 探长，是他派我来保护你的！”

正在这时，Z Z 探长率领着众蜘蛛探员接应他们来了。

小小展蜘蛛挣扎着要坐起。Z Z 探长说：“不要动！你

好好休息吧！”

食鸟蛛难过地说：“我没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！”

Z Z探长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你完成得很好嘛！”

小小展蜘蛛说：“是食鸟蛛大哥救了我，应该给他记一功！”

Z Z探长说：“是的，我给你们一人准备了一枚军功章！”

于是，食鸟蛛胸前又多了一枚军功章，有子母扣儿那么大！

小小展蜘蛛得到他有生以来第一枚军功章，只有针尖儿那么小，是Z Z探长命人为他特制的！

正象以上故事中所说的，Z Z探长的森林“袖珍警视厅”给每个蜘蛛侦探以人尽其才的机会。所以，Z Z探长和他的部下们连打胜仗，破了许多大案、要案！

Z Z探长的“袖珍警视厅”至今活跃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信，你到荒郊野外，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！

海湾激战



公元二〇八九年八月三十日晨。

我随B国退役海军将领休假参观团来到天然良港奥古斯丁海湾。

随行人员谁也不会想到，我这个拄着手杖的皓首老人，当年，竟是在这里指挥联合舰队的海军少将。他们只是把我

看成是一个行伍出身、老态龙钟的小老头儿。

宁静的奥古斯丁海湾，波光粼粼。海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砂砾。历史多么象这无情的海水啊！我老了，被历史的浪涛推涌到岸上，成了对这世界无关紧要的人物。

“报告！麦克将军阁下！请到烈士纪念塔瞻仰烈士墓！”一位佩戴准尉肩章的海军年轻军官两脚脚跟一磕，站在我面前。

将军？这是叫我吗？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儿啊！它高度概括了我戎马生涯波澜壮阔的一生！我的眼圈儿湿润了。

烈士纪念塔建在一座风景秀丽的小山上。为了表示自己壮心未老，一行人谁也不肯坐缆车。爬到小山上，同行的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了，我的额头也沁出了细细的汗珠。

哀乐阵阵，低沉而哀婉。

退役将领们肃立在塔基上。这座小山上，掩埋着多少烈士的忠骨啊！他们之中，有我的上司，也有我的部属，有我的亲人，也有我的朋友，更多的，是一些素不相识的年轻水兵。

我微微闭上双眼，不禁潜然泪下。我的眼前，展现出波涛汹涌的大海，自己又仿佛置身于联合舰队的指挥舰上，一手握着望远镜，一手扶着冰冷的船舷……

马丁博士身陷囹圄

公元二〇六九年，我作为B国奥古斯丁海军基地的司令常驻在军港，我的顶头上司却是联合舰队司令卫德乐海军中将。这种莫名其妙的隶属关系使B国的海军吃尽了苦